

二 伽弗洛什在行进中

捏着一支手枪，一路招摇过市，尽管它没有撞针，这对官家来说总还是件大事，因此伽弗洛什越走越带劲。他大喊大叫，同时还支离破碎地唱着《马赛曲》：

“全都好。我的左蹄痛得惨。我的风湿毁了我，但是，公民们，我高兴。资产阶级只要稳得住，我来替他们哼点拆台歌。特务是什么？是群狗。狗杂种！我们对狗一定要恭敬。如果我这枪也有一条狗①，那又多么好。我的朋友们，我从大路来，锅子已烧烫，肉汤已翻滚，就要沸腾了，清除渣滓的时候已来到。前进，好样的！让那肮脏的血浇灌我们的田亩！为祖国，我献出我的生命，我不会再见我的小老婆了，呢，呢，完蛋了，是的，妮妮！这算什么，欢乐万岁！战斗，他妈的！专制主义，我够了。”

①法语中，狗和撞针是同一个字（chien）。

这时，国民自卫军的一个长矛兵骑着马走来，马摔倒了，伽弗洛什把手枪放在地上，扶起那人，继又帮他扶起那匹马。

这之后他拾起手枪往前走。

托里尼街，一切平静。这种麻痹状态是沼泽区所特有的，和四周一大片喧闹人声恰成对比。四个老婆子聚在一家大门口聊天。苏格兰有巫婆三重唱，巴黎却有老妈妈四重唱。在阿尔木伊的荒原上，有人向麦克白①说：“你将做国王。”这句话也许又有人在博多瓦耶岔路口阴森森地向波拿巴②说过了。

①据莎士比亚的同名戏剧，苏格兰爵士麦克白在出征归国途中，遇见三个巫婆，说他将做国王。他便谋害国王，自立为王，但得不到臣民的拥护，死在战场上。

②指拿破仑第三。

这几乎是同样一种老鸦叫。

托里尼街的这伙老婆子只关心她们自己的事。其中的三个是看门的。另一个是拾破烂的，她背上背个筐，手里提着一根带钩的棍。

她们四个仿佛是在人生晚年的枯竭、凋残、衰颓、愁惨这四只角上，各占一角。

那拾破烂的妇人，态度谦恭，在这伙立在风中的妇人里，拾破烂的问安问好，看大门的关怀照顾。这是由于墙角里的破烂堆由门房支配，或肥或瘦，取决于堆积人一时的心情。扫帚下也大有出入。

那个背筐拾破烂的妇人识得好歹，她对那三个看门婆微笑，何等的微笑！她们谈着这样一些事：

“可了不得，您的猫儿还是那么凶吗？”

“我的天主，猫儿，您知道，生来就是狗的对头。叫苦的倒是那些狗呢。”

“人也一样叫苦呢。”

“可猫的跳蚤不跟人走。”

“这倒不用说它了。狗，总是危险的。我记得有一年，狗太多了。报纸上便不得不把这事报导出来。那时，杜伊勒里宫还有许多大绵羊拉着罗马王的小车子，您还记得罗马王吗？”

“我觉得波尔多公爵更讨人喜欢些。”

“我，我看见过路易十七。我比较喜欢路易十七。”

“肉又涨价了，宝塔贡妈！”

“啊！不用提了。提到肉，真是糟透了。糟到顶了。除了一点筋筋拉拉的肉渣以外，啥也买不到了。”

谈到这儿，那拾破烂的妇人抢着说：

“各位大姐，我这活计才不好干呢。垃圾堆也全是干巴巴的了。谁也不再丢什么，全吃下去了。”

“也还有比我们更穷的呢，瓦古莱姆妈。”

“是啊，这是真话，”那拾破烂的妇人谦卑地说，“我总算还有个职业。”

谈话停了一下。那拾破烂的妇人被想夸张的人类本性所驱使，接着又说：

“早上回家，我便理这筐子，我做经理工作（大概是想说清理工作）。我屋里摆满一堆又一堆的东西。我把碎布放在篮子里，水果心子、菜帮子放在木盆里，汗衣汗裤放在我的壁橱里，毛织品放在我的五斗柜里，废纸放在窗角上，那些能吃的东西放在我的瓢里，碎玻璃放在壁炉里，破鞋破袜放在门背后，骨头放在我的床底下。”

伽弗洛什正立在她们背后听。

“老婆子们，”他说，“你们为什么谈政治？”

四张嘴，象一阵排炮，齐向他射来。

“又来了一个短命鬼。”

“他那鬼爪子里抓个啥玩意儿？一支手枪！”

“真不象话，你这小化子！”

“这些家伙不推翻官府便安顿不下来。”

伽弗洛什满不在乎，作为反击，只用大拇指掀起鼻尖，并张开手掌。

拾破烂的妇人嚷起来：

“光着脚的坏蛋！”

刚才代表巴塔贡妈答话的那老婆子，没好气，拍着双手说：

“准出倒霉事，没错。那边那个留一撮小胡子的小坏种，我每天早上都看见他搂着一个戴粉红帽子的姑娘的胳膊打这儿走过，今天我又看见他走过，可他搂着一支步枪。巴舍妈说上星期发生了一场革命，在……在……在……一下想不起来了！在蓬图瓦兹。而这一下你们又瞧见这个叫人作呕的小鬼拿着一支手枪！我听人说，则肋斯定全架起大炮。我们已吃过许多苦头，现在总算能过稍微安顿一点的日子了，这些坏种却又要惹麻烦，您叫政府怎么办？慈悲的天主，那位可怜巴巴坐在囚车里打我面前走过的王后！这一切又得抬高烟叶的价钱。真不要脸！总有一天，我会看见你上断头台的，坏蛋！”

“你在用鼻子吸气，我的老相好，”伽弗洛什说，“擤擤你那烟囱管吧。”^①他接着就走开了。

^①擤鼻子，在法语中又解释为“少管闲事”。

走到铺石街，他又想起了那拾破烂的婆子，独自说了这样一段话：

“你侮辱革命的人，你想错了，扒墙角杓兑的妈妈。这手枪，对你是有好处的。是为了让你能在那背萝里多装点好吃的东西。”

他忽然听到背后有声音，那看门的妇人，巴塔贡，跟了上来，在远处举起一个拳头喊着说：

“你只是个杂种！”

“那，”伽弗洛什说，“我深深感到不用我操心。”

不久，他走过拉莫瓦尼翁公馆，在那门前发出了这一号召：

“出发去战斗！”

他随即又受到一阵凄切心情的侵扰。他带着惋惜的神情望着那支手枪，象要去打动它似的。他对它说：

“我已出发了，而你却发不出。”

这条狗可以使人忘掉那条狗。迎面走来一条皮包骨头的卷毛狗。伽弗洛什心里一阵难受。

“我可怜的嘟嘟，”他对那瘦狗说，“你吞了一个大酒桶吧？”

你浑身是桶箍。”

随后，他向圣热尔韦榆树走去。



[返回上页](#)